

长篇小说

李晓燕 / 著

人情，
是一张逃不出去的网，
能送你上天堂，
也能拖你下地狱

网眼

欲望，
是一张走不出的网，
你放不下它，
它就决不放过你



群众出版社

网 眼

李晓燕 著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网眼/李晓燕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014-5316-0

I. ①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0897 号

网 眼

李晓燕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0.75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84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5316-0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.com

电子邮箱: qzcb@163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-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-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-83903253

啄木鸟杂志社电话: 010-8390186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梁英俊坐在客厅那套蓝色沙发上，嘴巴上叼着“英雄牌”香烟，一阵风儿吹过来，香烟烟雾飘了一脸。他离开沙发，走到敞开的窗前。弯弯曲曲的湍河环绕着这座古老的县城，河堤下是一个连着一个的简易棚子，三五成群的人坐在棚子里喝茶聊天。凝望间，梁英俊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：水面上，沙鸥时而浮水漂荡，时而展翅飞翔，水波缓缓地流淌，有渔翁乘着小船，哼着小调，撒开渔网，等待鱼儿落网。而实际上，此时并没明媚的阳光配合他的遐想，雾霾正朝他压过来，显得忧郁而沉重。梁英俊想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天空也随着时间推移，失去了过往的蓝天白云，而他，也在斗转星移中慢慢变老，慢慢失去昔日的秋月春华。

他想起早年那个梁英俊，从一个红色少年，成长为一个文学青年，再到一个派出所所长，荣誉的光环始终笼罩着他，那是何等的自豪啊！要是能留住光阴，留住荣誉，留住人们对他的赞誉和夸奖，他愿用生命去交换！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，谁不想做个人人崇拜的英雄呢？

梁英俊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，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，少年时最喜欢看的电影是《英雄儿女》。那时候，他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，喜欢《英雄儿女》里的女主角王芳，穿着解放军军装，梳俩小辫儿，那双眼，水灵灵的；那张嘴，鼓嘟嘟的；敲着锣鼓唱

着那首《英雄赞歌》，唱得梁英俊心生涟漪。为了看到王芳美丽的身姿，听她唱那《英雄赞歌》，梁英俊一次又一次地走进电影院。后来，当他第五遍观看《英雄儿女》的时候，可能是爱屋及乌吧，梁英俊突然喜欢上了王芳的哥哥王成。不止是喜欢，梁英俊完全是崇拜王成，看到王成抱着冲锋枪，大叫着“向我开炮”时，梁英俊不常流泪的眼睛里，分明有泪光闪动。从那以后，梁英俊有了英雄情结，他想做英雄，做大英雄，做拯救民族、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大英雄。

梁英俊生长在和平年代。他认为，和平年代当兵的人习武不打仗，所以，警察才是保一方平安的人。那时候，梁英俊非常年轻，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他的梦想就是要做王成那样的英雄。因为这个梦想，他很敬畏自己的职业。这并不是在说他是思想高尚的人，这世上有许多思想高尚的人，但梁英俊坦言他不是。一个人，从事一种职业二十多年，就跟生个孩子养到二十多岁一样，感情的深厚程度可想而知。梁英俊就是这样，从八十年代起干警察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职业变成了他的孩子。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虽然这个孩子时时让他生气，让他不知所措，让他失望烦恼，他却一如既往地爱着他，爱得那样执着，有时候他自己甚至都在怀疑，这种偏执的爱是不是害了自己？

梁英俊打开家里那套沉寂已久的音响，音响里播放着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，这跟他当下的心情是那么不相符。他取出光盘，拿出儿子喜欢的西洋音乐的碟片换上，第一首是贝多芬的《命运》交响曲。开头的几个音符，“当当当当……”像是敲响了梁英俊的命运警钟。他想，要是当年选择了文学之路，他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普希金、歌德？他想起老婆临出门时骂他的话：“圣人蛋，半文不武，半武不文，警察里的傻帽儿。”梁英俊的老婆常说他“半文不武，半武不文”，那意思是说他做文人欠水平，做武将欠火候。先前他不知道“傻帽儿”也能用在骂警察上，时代走在大繁荣大发展的道路上，老歌新唱，红歌翻唱，蛤蟆长出七条腿，毒蛇生出俩

脑袋，老婆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，这么用这俩字不足为奇。

梁英俊点上第二根“英雄牌”香烟。奶奶的，从今儿开始，老子自由行。他跷起二郎腿，左摆摆右晃晃，半眯起那双小而迷离的黑芝麻眼，想着评比竞赛的事儿。

雾霾渐渐散去，天空比之前明亮些了。梁英俊关上窗子，打着呼哨的风儿被关在了外面，他从反光玻璃中看见自己一副颓废模样。

梁英俊长得并不英俊。他那张脸，像女人脸上糊着面膜膏，没表情没神态；他那张嘴，跟上了铁链条似的，见人蹦不出三句话。县里人私下里议论梁英俊：那样一个大家族，咋就这老二混得不咋样。梁英俊也明白自己的性情。常言说，狗改不了吃屎，生就的性子不好改，梁英俊也常为自己的性子苦恼，可能怪谁呢？怪只怪父母没将优良基因遗传给他。瞧他那个大哥梁英杰，性子豪爽人俊朗；再瞧他的小妹梁英霞，美丽活泼又大方。看着他们，梁英俊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。

别小瞧这秉性脾气，可跟运道大有关联。

这不，梁英俊正为自己当前的运道烦恼着呢。前几天为配合工作路上执勤，碰上县里开宝马车的女人，他心里真叫那个恨。咋能不恨呢？开宝马车的女人两年内在梁英俊辖区摆水果摊儿，见他总叫英俊哥，叫着手也不闲着，拿个塑料袋，装几个梨，再装几个苹果，跟梁英俊说，苹果养颜梨润肺。那时候梁英俊抱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态度，跟人家摆手说，多谢妹子关心，这几个水果，可是你半天赚来的，我要是拿走，半天买卖可全搭进去了。

谁承想摆水果摊儿的女人能耐大，在县里张罗搞房地产，没出两年开上了宝马，再见他梁英俊，眼皮子朝上一撩，装作不认识，开着宝马一溜烟绝尘而去。梁英俊朝着车屁股一阵骂：白眼儿狼，得志就猖狂，也不看看爷在县里大小也是个派出所所长，轮得到你拽吗？骂过后，也真艳羡，都是人，自家干半辈子，屁股底下没着落，人家就两年，白花花银子砸身上。人比人真是气死人。

过了两天，开宝马车的女人被梁英俊拦下来，她先是愣了一愣，接着就给县里某个人物打电话，再接着嘴里开始不干不净。梁英俊身边跟俩年轻警察，见这女人骂骂咧咧，也就跟她理论起来。女人挥起胳膊，胳膊上的金链子跟手铐一样粗。梁英俊按下女人的胳膊，女人大呼小叫，都来看，警察打人啦，警察打女人啦。梁英俊皮笑肉不笑，站着看她还有什么花招儿。这时，县政府给县长开车的司机小孙赶过来，跟梁英俊一个劲儿道歉，低声道，这女人可是咱县里纳税大户，放一马。

梁英俊是个死筋蛋，却也不是死筋得一塌糊涂，只是活络的时候少，死筋的时候多。他这会儿也在权衡利弊，放一马落个人情，不放，可是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，这女人现今是县里政要的座上宾，得罪一个人，说不定得罪身后一群人。梁英俊脑海里很快浮现出一张人际关系图，梁英俊在这张图里，充其量也就是右下角那个注解，可有可无。

梁英俊是个将尊严看得重于生命的人，一向信奉那句话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他跟小孙说，可以放她，但骂人的事儿不能饶。小孙问咋不能饶？梁英俊说，赔礼道歉，就说先前那些话是骂她自己。小孙急忙替女人说先前那些骂人话是骂她自己。

为了小孙，为了县里经济繁荣，梁英俊放过了开宝马车的女人。事后他跟俩小年轻传授人生经验，逢上这事儿，谁骂你娘，你不要直接还口，还口组织上要批评你，巧还口，点到为止，善于保护自己。

几天前梁英俊还跟俩年轻人传授保护自己的经验，可这会儿他危在旦夕，竟不知该如何保护自己了。

昨晚，主管局长单独召见梁英俊，跟他推心置腹谈了话。

主管局长说，县里搞“下基层送温暖”活动，昨儿局里开党委会，会上研究暂时抽调你去县里“下基层送温暖领导小组”任副组长，时间不会长。

不久前局里开展评比竞赛活动，事先定了调子，评比竞赛三次

倒数冠军免职。梁英俊不幸得个三连冠，这会儿全局上下都盯着这事儿呢。主管局长说，抽调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
那一刻，梁英俊心如刀割，组织上曾经说过年底考核提拔他，就为个评比竞赛，咋就要抽调他？这是要对他斩尽杀绝啊，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。他想为自己辩解，由于自己没有犯实质性的错误，组织上这样对他不公平。

梁英俊刚想开口将心里那些想法说一说，一个声音伏在他耳边警告他，蛋白质（笨蛋+白痴+神经质），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事，你一个菜鸟，敢跟组织上对着干，不想干了？

梁英俊欲言又止，按捺住心中的失落，跟主管局长表态，组织上叫去哪里就去哪里！咱是共产党员，要服从组织分配。说这句话时，梁英俊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。

主管局长又指点梁英俊，抽调是个名儿，派出所的工作还需梁英俊点头，叫他分清哪为主，哪为辅，等待组织上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，或许还会有转机。

这一夜，梁英俊几乎没合眼。开展评比竞赛前，命运之神先给了梁英俊一张幸运通行证。辖区接连发生两起命案，梁英俊带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破案，那阵子他在县里真风光，连孩子们碰见他，都追着屁股叫，所长是福尔摩斯，大侦探！县里局里对梁英俊报功表彰，县领导跟公安局领导表态，要将梁英俊列为副局长候选人，准备下半年干部考核后任命。

就在梁英俊春风得意之时，上级安排的评比竞赛如火如荼开展起来。梁英俊先是一喜，接着一惊，到最后就成一叹了。三次名次排列，一次不落，保持倒数第一，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打击。这些日子，只要想想评比竞赛的事儿，总有那么一股子谜团不断从他脑缝里冒出来，他寻思谜团形成的原因，翻来覆去地想，从头到脚地想，可那宗谜团却是越理越纷乱，越寻思越百思不得其解。

梁英俊本想瞒着老婆，等运道好转再跟老婆说。哪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窗口时，梁英俊的一个远房亲戚打家

里座机，老婆接的电话，亲戚说得很详细，连公安局定的规矩都知道，说梁英俊得了三连冠，还说三次倒数第一要免职。老婆放下电话，瞬间从女神变成女魔，戳着梁英俊的鼻梁骨骂个不停。女人骂人是串串骂，先从工作上骂，骂着骂着，骂到性格上，骂到本事能力上，拿他跟这个比，跟那个比，比得梁英俊就是一泡臭狗屎。梁英俊强忍怒火，一言不发，等着老婆那句结束语。老婆足足骂了半小时，临了下了最后通牒：从灵魂深处找原因，恢复职务，挽回家族人的脸面，否则休想进家门！

梁英俊听着老婆噤噤噤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，心里连连叫苦，虚荣的女人，就知道对男人指手画脚，不知道拿脑子想想，谁愿意落在后面？这里边肯定有猫儿腻！

梁英俊点上第三根“英雄牌”香烟。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心里那些谜团——评比竞赛到底是不是有猫儿腻？警察都具备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，梁英俊又在这个熔炉里熔炼了二十多年，虽说平时是个死筋蛋，但死筋蛋一旦活络起来，比活络人更活络。也就是笨鸟先飞吧，凡事一用心，就能找出答案。梁英俊吸口香烟提一提神，理一理纷乱的思绪，剥茧抽丝，擘肌分理，绷紧着思维继续想。

小张的电脑显示他们派出所倒数第三，开会时咋就变成了倒数第一？这一点是个谜。警察就是破谜的，警察不破谜，案子如何破？梁英俊开始破谜，先从源头破。哪儿是源头？新任局长见面会，恰好碰上评比竞赛第三轮总结，会上政委念名次，梁英俊听到自己派出所的名次傻眼了，明明最末一位是城东派出所所长廖坚，咋这会儿成了他梁英俊，会不会听觉出了问题？

梁英俊朝廖坚看看，廖坚朝他抿着嘴笑，他从廖坚眼神里看出点儿东西。是啥东西？他说不清楚。

梁英俊摆出一副认罪的态度，勾着头，低着眉，走上台，眼神跟机关枪似的扫在廖坚脸上，心里骂道，王八羔子，用三十六计耍我。梁英俊想到三十六计里的“瞒天过海”、“笑里藏刀”、“偷梁

换柱”，廖坚只用这三招，就叫他梁英俊名正言顺地站上讲台，跟局长“平分秋色”。

廖坚这小子为啥要嫁祸于他？目的动机何在？梁英俊盘踞在沙发上，点上第四根“英雄牌”香烟，想着廖坚为啥选中他梁英俊做垫背的。

俩派出所，一个在城东，一个在城西，谁也懒得搭理谁，谁也没有得罪过谁。俩人的关系，也就是个同事，既不是仇人，也不是敌人，可廖坚为啥在几十个派出所里，选中他梁英俊做垫背的呢？

梁英俊左思右想，百思不解。会不会廖坚想着他梁英俊已蝉联冠军，再加一次顺理成章？这样想，梁英俊觉着也成立，廖坚选中他梁英俊做垫背的，似乎是最合情合理、合乎逻辑的。

梁英俊从心里认定是廖坚玩猫儿腻，继续抽着香烟想证据。没证据红口白牙说人家，就是血口喷人，冤枉好人。究竟如何证实廖坚玩猫儿腻，梁英俊暂无办法，那股子谜团继续萦绕着他，困扰着他，来去无定，摸不着踪影。

主管局长跟梁英俊说，局领导考虑，他在这里时间不短了，该换换地儿了。

在这儿一待七八年，真该换换地儿。梁英俊说。

梁英俊二十二岁从警校毕业分配到公安局，二十五岁调到派出所，从内勤到副股级侦查员，从副股级侦查员到副所长，从副所长到指导员再到所长。任所长的近八个年头里，梁英俊辗转几个派出所，可以说他的精力，百分之八十给了派出所。剩下百分之十九点九给了酒精，另有百分之零点一，留给家里那个戳鼻子骂眼的老婆。梁英俊立过二等功，荣获县里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，上过县电视新闻，胸前挂一排荣誉勋章。梁英俊打开抽屉，把一摞一摞证书摆出来，嘴里骂着这么些证书管屁用，跟先前的学生证、借书证差不多，就那一段有效期。

梁英俊掏出第五根“英雄牌”香烟点上，评比竞赛的猫儿腻谜团还没破解，由源到本查找还没结果，家里的电话却嘀铃铃响了

起来。先前梁英俊不接家里座机，今早的事儿是个教训，要是抢先接了，跟老婆搪塞过去，哪还会被老婆扫地出门？

梁英俊拿起电话，一个女人声音传过来，娇滴滴地说着自己姓甚名谁。梁英俊听得心里咯噔一下，咋能是这个小老板？这小老板长得那个水灵劲儿，那个妖娆劲儿，那个玲珑剔透劲儿，狐狸见了都遮羞眼。中国的四大美人，也不过那般美丽，谁见了都会过目不忘，牢记心里。

电话那头音量顶多四十分贝，音速顶多三十迈，且慢且柔，且娇且轻，听起来就是天籁之音混杂着靡靡之音，靡靡之音混杂着弦外之音。她说起那个过世的姐夫，那个叫中意的外甥，外甥外号金丝猴，姐夫去世，姐姐远嫁，姐姐将外甥连带半山腰的那片空地叫她管理。外甥常夸所长，说所长有爱心，对外甥问寒问暖，关心照顾，一直想见见所长当面感谢，约在半山腰里，走一走，转一转，还有一个好项目见面谈谈，不见不散呀。

梁英俊将小老板嘴里说的姐夫和说的中意衔接起来，明白小老板是中意的小姨，酒吧女老板，县里有名的美人。美人约梁英俊去半山腰走一走，转一转，还有一个好项目谈一谈，听起来真是叫人馋。梁英俊那颗心荡漾起来，浮想联翩……真想美人相伴，促膝长谈，半山腰里笑声连连……梁英俊动荡的心摇啊摇。自己正烦闷，竟来了美人相约，美人是一剂良药。

梁英俊心动着，还有几分好奇，美人为啥约他去半山腰里？问电话那头，那头说，妹子想留个悬念给所长，先不说，半山腰机房见了再说。

这一悬念，叫梁英俊弄不清悬在哪些方面？念在哪个念想？他真想去，想破解这一悬念，又担心红颜祸水，万一引祸上身怎么办？命运之神正找他麻烦，要是应约，叫熟人碰见，如何跟人家解释清楚？梁英俊想拒绝，可电话那头天籁之音、靡靡之音、弦外之音，五音俱全，电话那头可不是一般女人，是县里有名的美人，咋好意思拒绝呢？

梁英俊犹豫着，不知道是该应约，还是断然拒绝。想去，怕，不去，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儿念想，这念想一下子叫梁英俊忘记了评比竞赛的烦恼。他的心不知道咋回事，比平时跳得快那么两分，那张脸不知怎地，也有些热蒙蒙的，涨痴痴的，似乎电话那头再说一句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。

电话那头说，知道所长是个细心人，怕谁看见了说所长跟我有啥关系，这样吧，叫中意在半山腰机房跟所长碰头，我在酒吧等，所长是我心里的偶像，我也是所长的一个粉丝，所长可不能不给粉丝面子，叫粉丝失望啊！

梁英俊听得心里一摇三晃，想着美人跟英雄的辩证关系。落魄英雄也会得到美人喜爱，比如项羽，虞姬爱风光时候的项羽，同样爱落魄时候的项羽，女人一旦爱上男人，没有理由借口，义无反顾，啥都不顾。电话那头，那个小老板一邀再邀，县里有名的美人真心实意，若是不去，岂不辜负人家一片好意？梁英俊想去半山腰走一遭，透透气，呼吸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，梁英俊想做英雄，那是他二十多年的梦想，英雄跟美人，自古就有割舍不断的联系，梁英俊是自己梦想里的英雄，他要去半山腰里的机房见一见中意，然后再到酒吧会一会美人。

第二章

梁英俊平素很少跟美人，确切地说是跟女人有单线联系。不是不想联系，是家里那个强势老婆，时不时明察暗访，时不时突袭查岗，时不时在他脑袋上敲一下：看见美女可以养养眼，动动心，断不能动手动脚，实体操作！要是敢“以身试法”，就不是剁手剁脚的事儿，而是从老婆手心里变成汗珠子蒸发掉。想一想结果，是为美女生死不顾，还是对老婆忠贞不渝，你梁英俊心里应该有杆秤。两条路，自由选择，你老婆我决不武断、专断加独断。

梁英俊想着老婆关于“接触美人”的那段骇人听闻的话，心里不觉打寒战。可今天不是他梁英俊要跟美人约一约，而是美人约他梁英俊见一见，要是美人对他动手动脚，实体操作，就跟他无关了，他是受害者。

梁英俊想着美人，哼着小曲儿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噔噔噔走下楼梯。楼梯口站着卖早餐的老太太，看见梁英俊小跑下来，带着窥探的语气低声问，小同志，你平时可是积极分子，咋这钟点还没上班？昨晚电视上播放县里新闻，说的是公安局搞评比竞赛的事儿呢。

梁英俊听老太太说电视新闻播放评比竞赛的事儿，问老太太新闻说些啥？老太太正准备说，楼上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领着孩子来摊位上买面包酸奶，看见梁英俊，也亲热地问起评比竞赛的

事儿。说，昨儿县里新闻报道公安局搞评比竞赛，评比竞赛名单一长串，想着你是派出所所长，就留心看了，一眼就看见你们派出所啦。

那是，最后一名，看得清。梁英俊悻悻地说。

电视报道说公安局评比竞赛搞得风风火火，警察同志们奋斗在一线岗位，热情高涨，难怪所长一脸疲惫，累坏了吧。女人说。

我说呢，刚才见他下来就没精神头，小同志，一次落后不算落后，下次迎头赶上就是，别挂在心上，谁不犯个错呢。老太太说道。

梁英俊昨晚没看电视，不知道县里新闻播放了评比竞赛的事儿，此时听说，不由在心里骂道，真混账，笼统赞扬一下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就算了，有必要将评比竞赛名单在电视上播放吗，这不是叫全县人民都知道他梁英俊评比竞赛落后的事儿吗？人要脸树要皮，这不是往他梁英俊伤口上撒盐吗？就为了宣传公安局工作积极性，为了服务大局，叫个人尊严遭受损伤，组织上哪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，分明是把他梁英俊当作反面典型，让他在全县人民面前丢脸。

梁英俊又想，自己的父母兄妹会不会也知道这件事儿了？

从政坛上退下来的老人，通常有两种心理，一种是认清看透了，人总有解甲归田的那一天，也就随遇而安了。另一种就是退下来后很难适应闲暇日子，就把心思全用在子女的仕途上，这样才觉得生活充实。梁英俊的父母属于后一种。若是他们从电视上知道评比竞赛名次的事儿，一场暴风雨就会来临。

梁英俊恨这个时代发展太快，手机、电视、网络，想捂个信息，就跟捂把空气似的，根本捂不住。奶奶的，播吧，电视不播，网络上传，网络不传，电话铃一响，真人传递什么也瞒不了。

梁英俊先前只想着评比竞赛的事儿，没想到评比竞赛连带出来一串子事儿，让他脸上仿佛写着“羞耻”俩字，跟古代罪犯脸上刻着字，走到哪里人们都要指指点点，说长道短一样。梁英俊此时

此刻真想变成土地老儿钻进地下，变成云彩飘到空中，变成空气荡在云里。

梁英俊凝视远方，远方的山峦影影绰绰，山连着山，雾追着雾，十分气派。他看看表，差十秒八点三十五分，精确的数字体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，他思忖究竟该不该去半山腰见中意？该不该去酒吧跟美人喝酒吃饭？

不去半山腰又能去哪儿呢？此时此刻，梁英俊不想见任何人，县里电视新闻把公安局竞赛评比的事儿报道出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三天下来梁英俊会成为整个县城议论的焦点，肯定说啥的都有。这些梁英俊都暂时不想管了，他想先到机房看看有啥好事儿等着自己，山里这季节有看头，花开了，树绿了，山水是秘方良药，看山看水，啥烦恼都荡然无存。

梁英俊戴上墨镜，改个扮相，见熟人好躲避。公交车离梁英俊居住的小区不远，自从公车私用的禁令下达后，县局督察大队时不时偷袭、夜袭，检查派出所车辆使用情况。梁英俊是个稀屎胆，树叶掉下来都怕砸头，担心督察大队逮着，落个通报批评还算轻，弄不好落个免职。屁股上美一阵子，人格上降一截子，不值当。这会儿他找准常坐的那趟公交，低头上车。

刚坐定，一个声音迎面叫过来：哎哟我那个乖乖神，咋是你呀梁所长，想不到所长也坐公交。梁英俊顺着叫声看过去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。

所长不认识我啦，我常给派出所门口那家副食店送货，老板说所长是个实诚人，今儿这一见验证了，所长不坐专车坐公交，可真是实诚人！

女人边说边坐在了梁英俊的前一排，扭头打开了话匣子。所长呀，碰上啥事儿想开点儿，这世道就这样，时好时坏，好好坏坏，有时候又不好不坏。咱又不是老天爷，咱也不是土地神，上改不了天，下入不了地，就在这天地间做个自由自在人，健康第一，快乐第二，工作上那些破事儿全当一个屁，出溜一声滑过去，熏别人臭

自己，一小会儿就销声匿迹，所长你说是不是？谁都知道所长是个实诚人，百分之百实诚人，大家都这样评论你。

梁英俊想，看来评比竞赛那件事儿，全县人民都知道了。

梁英俊先前最喜欢听人家说他是个实诚人，自打得了这个倒数三连冠，“实诚人”从褒义词变为贬义词，他不想再听这仁字，可女人偏就是一句一个实诚人。梁英俊闭上眼睛装睡觉，女人自觉没趣扭过头，梁英俊坐了四站下车，好不容易松口气，却听见车里传来六个响亮的字：实诚人，真实诚。

梁英俊从心里骂自己，实诚个屁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男怕没钱女怕胖，人就靠个装潢，一经改良，外表光堂，内里荒凉。梁英俊看过许多书，看待问题比较客观，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，也没有绝对的善，有时候环境造化人。

前年梁英俊办理一起盗窃案，犯罪嫌疑人三十多岁，对方说，所长出生在好家庭，大学毕业进公安局当警察，警察惩治犯罪。而我呢，生在农村，好不容易讨到老婆，但生个儿子是脑瘫，没钱给儿子治病，脑子一冲动，就犯法进监了。所长生下来就有路，可穷人没出路，我那苦命的孩子呀。犯罪嫌疑人说着，两行眼泪流了下来。

梁英俊有些同情那个犯罪嫌疑人，他出生在好家庭，接受高等教育，这叫他懂得如何做一个文明的人，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，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年轻时的梁英俊，怀抱远大志向，要像保尔·柯察金那样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多年从警，叫他有一种道义的冲动、良知的冲动，信奉邪不压正，也信奉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县里有些人说他是二百五，脑子里缺根弦，都啥年代了，谁不是围绕个人利益转。人家说“叫每一颗受伤的心灵得到愈合，每一个泯灭的灵魂得到救赎”，那是用在演讲稿子上，用在大会表态发言上的，可梁英俊呢，非要落实到行动上，结果是啥？曲高和寡，孤掌难鸣，许多人都不喜欢跟他来往。

县里也有些人说梁英俊的好话，说他不是脑子里缺根弦，而是

脑子里多根弦，多那根弦，是个警绳，捆住不少坏蛋。说他根本不是个二百五，是故意装二百五，大智若愚。

有一次，梁英俊在火车站闲逛，碰见俩女人怀里抱着孩子，东张西望，神色紧张。梁英俊走过去，问俩女人是等车还是坐车？俩女人摆出可怜相，说四川老家遭灾，逃荒到这里来。梁英俊不像其他人那样，随便问两句，他追根溯源，问从四川什么地方逃荒过来，孩子多大，准备去县里什么地方落脚？俩女人经这一问，先前的可怜相变成警惕相，抱着孩子，匆匆离开。梁英俊紧追不舍，将俩女人带到所里一问，牵出一起拐卖儿童案。县里人说，梁英俊就是有点儿死筋，逢上啥事认死理儿，一根竹竿插到底，人还是个好

人。梁英俊穿行在山峦地带，山花烂漫，百鸟齐鸣，山清水秀，姹紫嫣红，可他哪有心思欣赏这美丽风景。他翻过山头，零落的山头凹凸不平，树木默然静立，梁英俊走进半山腰，走近机房，不大的机房被废墟包围，废墟四周是一片树林，树林不远处是一片山林，机房四周属于廖坚的管辖地带。

想起廖坚，梁英俊怒火冲天，诅咒连连。王八羔子，你娘生你下来就该生成个豁子嘴，说话漏风；成个独眼龙，看啥看不清；成个武大郎外加八撇子腿。你这种人混到革命队伍里来，这不是革命队伍里出的汉奸叛徒吗？总有清算的时候，等着吧，老子是正义的“来福灵”（农药），一定要杀死害虫。

梁英俊将心头所有怨气愤怒，都用诅咒的形式发泄出来，身心似乎轻松了许多。他掏出手机，设置到呼叫转移功能上，摘下墨镜，阳光耀眼夺目，照得他晕眩。环顾四周，没见中意的身影，他便匆匆走进机房。梁英俊觉得待在这儿县里谁也看不见他，电视镜头也捕捉不到他的身影，他一下子感到浑身轻松。

透过管道极目深处，地上有零散的花生皮，抛撒的快餐面盒子，最叫梁英俊意外的是竟有一个打火机。梁英俊弯腰进管道，拿起打火机。前阵子也是这个姿势，梁英俊带着副所长和两名年轻民